

【古代文学研究】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魅力

渠晓云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关键词: 阮籍;《咏怀》诗;意象

摘 要: 历代多从比兴、用典分析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文章认为不论是比兴还是用典,都离不开意象的运用,意象在《咏怀》诗中是非常典型的。文章将《咏怀》诗中的意象分为六大体系:日意象、鸟意象、植物意象、道路意象、神仙意象、自创人物意象,由此分析正是这些独特的意象群,形成了《咏怀》诗广阔的审美潜能,也是其诗歌魅力的真正所在。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3)02-0033-05

向来论者分析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往往多比兴、用典等方面进行探讨。如陈沅在《诗比兴笺》卷二中论到阮籍《咏怀》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比兴则声情依永,言之若不伦。奥诘则索解隐微,文之者无罪。在心之懣既舒,尚口之穷亦免”,^[1]指出阮籍用比兴是为其内容服务,多用比兴是与时代的黑暗有关,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阮籍以比兴手法运用于诗,不见得纯粹是为了避祸。对于用比兴的妙处,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论到:“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2](P1374)也就是说,运用比兴手法可以使所抒之情意更加形象化、虚灵化。所谓触物生情、感物怀忧,言近而旨远。韩传达《阮籍评传》之一章《天天桃李花 灼灼有辉光——〈咏怀诗〉的比兴艺术》,也通过比兴从内容上和修辞上对阮籍《咏怀》诗作了细致的分析。然而,所谓比兴“托物寓情”,其实就是通过意象来表达感情。阮籍《咏怀》诗中用明喻之处不多,很多只说兴物,而没有被兴起的

事物的借喻,实是以意象来象征。“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绘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3](P203)所以,阮籍《咏怀》诗还可以从意象的角度去分析,从而能更加全面理解《咏怀》诗的艺术特质。

再如用典。阮籍《咏怀》诗用典非常灵活,往往要将原典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如其五十四诗:“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后人对于“邓林”的方位提出了异议,如黄节曰:“《山海经 海外北经》曰:‘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则邓林在北海外,此云‘东南’者,盖嗣宗误以《史记》所言之邓林,为《山海经》之邓林也。《史记 礼书》曰:“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此近楚之邓林,与《山海经》所言者异。”^[4]不论黄节认为阮嗣宗是记错或是误会,总之是嗣宗用典随意于此可见一斑。诗中有的典故,引起了歧义,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如其五的“赵李”一典,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陈伯君总结为五类:一是“赵飞燕、李夫人说”,二是“汉成帝小臣赵李说”,三是“轻侠赵季、李歆说”,四是“赵飞燕、李平亲属说”,五是“赵钦、赵祈等及李延年说”。

收稿日期:2002-12-16

作者简介:渠晓云(1974-),女,山西临县人,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5](P223~227)总之,阮籍《咏怀》诗用典多信手拈来,典故都起了为内容很好地服务的作用,而没有受到典故的拘束,妨碍诗意的表达。这是阮籍用典的成功之处。不论是用比兴还是用典故,都离不开意象的运用。

意象,简言之就是指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笔者将阮籍《咏怀》诗中的意象作了分类,主要是六大体系。可以说是阮籍《咏怀》诗的非常独特的意象群,形成了《咏怀》诗的广阔的审美空间,是其诗歌魅力的主要原因,对后世的影响也在于此。

一 日意象

阮籍对时光的流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日意象在阮籍《咏怀》诗中是明显带有其个性特征的。诗中的日意象多以“白日”“悬车”“羲和”等用词出现,其中白日用了六次,悬车二次,羲和三次,朝阳二次,其他还有西颢日、朱阳、太阳、皎日等各出现了一次。每一次日意象的出象,都是时光触目惊心地流逝,如:

白日忽蹉跎(其五)

朱阳忽西倾(其二十四)

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其二十七)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

有时诗人直接写夕阳:“灼灼西颢日”(其八),有时诗人表达了希望时光停滞的愿望:“愿揽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其三十五)。阮籍以日意象来表现光阴的易逝、人世的感伤,既富有形象,又给读者以空间感,因此其忧思就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所包蕴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和全体人类对时光的感受相通了。

二 鸟意象

阮籍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征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鸟意象。《咏怀》诗中的鸟意象特别丰富,主要可分为三类。这三类鸟意象,大都有其象征意,“我们认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3](P204)

第一类是孤鸟,诗人常用的词是孤鸿、孤鸟、孤翔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其一)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其十七)

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其四十八)

这一类孤鸟的意象,象征了诗人的孤独情绪,孤鸟往

往又是鸿一类的鸟,这又与诗人自居为凤凰相联系。

第二类是翔鸟、燕雀、黄雀、鸛鷀、群鸟、浮凫、鸣鴈、鹈鹕、晨风鸟等。这类燕雀一类的意象,有时是比喻,如:“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其四二十一),以浮凫的随波浮游比喻纷纶客的随波逐流。晨风鸟用《诗经》“鴼彼晨风,郁彼北林”之典,倘若晨风鸟飞北林,则我要出南林,不与之同途。这类燕雀意象与下面将提到的第三类鸟意象对举时,则象征了一种安于现实的状态。在这些诗中诗人将燕雀与黄鹄、鸛鷀与玄鹤、群鸟与鸾鷀、鸛鷀与海鸟、燕雀与鸣鹤、鸣鴈与焦明等意象对举,这两类鸟意象的对举,以形象的手法反映了阮籍思想的矛盾。[6]

第三类是鸿鹄、凤凰一类,它们可以说是诗人自我的象征: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水,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山,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其七十九)

这类鸟意象还有黄鹄、玄鹤、凤凰、云间鸟、鸾鷀、黄鸟、东飞鸟、海鸟、高鸟、鸣鹤、焦明、鹈鹕等。这类鸿鹄、凤凰一类意象,都象征了一种高远的理想。虽然,有时表现的是诗人对理想的怀疑,但象征意义是一致的。

三 植物意象

《咏怀》诗中的植物意象也自成体系,主要有四类:一类是容易凋零的“桃李花”、“木槿”、“华草”以及与陨落有关的“飞藿”、“蒿莱”等意象。其中,桃李花诗人用了四次,墓前的木槿写了三次,华草出现了一次:“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飞藿出现一次:“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其三)。这类意象以植物的容易凋零,反映了生命中的繁华不可能长久。

第二类是射干、修竹、琅玕、三芝、芝英、建木、林中葛、葛藟、瓜瓞等。这类意象其实又可分为二:一是射干、修竹、琅玕、三芝、芝英、建木等,它们或是生长在高处如射干,或是生来就是美者如琅玕,或是可以延年的芝英和三芝。这类植物意象象征了一种理想。二是林中葛、葛藟、瓜瓞等,诗中这些意象往往与前者对比。如其二十六诗将建木、射干与葛、蔓对举:“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鷀特栖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言鸾鷀之比群鸟,建木、射干之比葛、蔓虽

有高下荣枯之分,而受形大造却皆由自然。其四十五诗将修竹、射干和葛垒、瓜瓞对举:“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垒延幽谷,绵绵瓜瓞生。”幽兰未必见佩,朱草竟为谁荣?修竹、射干生于荒僻之地,葛垒、瓜瓞却得繁荣,皆是自然。其四十四诗将琅玕、芝英与桃李华对举:“俦物终始殊,修短各异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焉敢希千术,三春表微光。自非凌风树,惟悴乌有常。”言物类不齐,有千岁荣如琅玕、芝英,也有只得三春繁茂发如桃李华,然而性命皆因自然。这类意象反映了诗人体会自然之道的心态。

第三类是乔松、松柏、景山松、冥灵木等意象。它们或是常青木临冬而叶不凋如乔松、松柏、景山松,或是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冥灵木。这类意象象征了长生,与神仙世界相联系。

第四类是桑榆、蓬艾、园圃篱、下林、庭树、荆棘等。其中桑榆、蓬艾、园圃篱是鸚鵡的活动场所,下林是燕雀栖息之地,庭树是鸣鸠嬉戏之所。这类植物意象和前面鸟意象中的燕雀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所以诗人会写到“虽非明君子,岂暗桑与榆”(其五十七)这样的诗句。

四 道路意象

《咏怀》诗中关于道路的意象也有一组,如太行道、中路、捷径、狭路、歧路、三衢、衢路、横术、险路、修途等。诗人常常怀有人在路上不知如何自处的困惑:“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其二十)这些诗用失路的意象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徘徊的心态。

与道路相联系,诗人经常用到马、车、舟、剑、山、旷野等几组意象,所用的动词是出、登、望、顾、观。《咏怀》诗中经常写到出门独行,或步行、或驱马、或驾车、或乘舟,所到之处是山冈,眺望的是远方的高山、旷野或所思之人。诗中四次提到伯夷、叔齐所居之首阳山(即西山),反映了阮籍对前代贤人的向往。

有时诗人出行会带上剑:

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其二十一)

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其六十一)

翱翔观彼泽,抚剑登轻舟(其六十三)

剑意象,象征了阮籍希望征服世界的愿望。正如《晋书·阮籍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

《豪杰诗》。”有时诗人登高是为了眺望所思: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其十五)

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其十九)

有时是为了散心遣情: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其十三)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其十七)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其二十九)

有时诗人驱车出门想要远行:

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知,背弃夸与名(其三十)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其三十九)

有时诗人驱马出行却又反顾,那里是他系念的故乡:

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其五)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其十六)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其三十一)

这组出门独行、登高远眺的意象在《咏怀》诗中非常突出,表现了阮籍无法言说、无处可说的幽愤之情。

五 神仙意象

神仙世界是《咏怀》诗中又一类常吟咏的题材,由此构成的神仙及仙界的意象也是最富有阮籍的特色。神仙如王子晋、羡门子、松乔(赤松子与王子乔)、西王母、浮丘公、夏后、夸父以及神仙士等。其中王子晋出现六次,三次写到羡慕他的长生,有一次纯化用《列仙传》中王子晋的故事写到子乔的升仙也有其辛酸:“王子十五年,游焉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摇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辛酸。”(其六十五)。还有在一首诗中两次出现,表现了对神仙的怀疑:“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之安,千秋未可期……王子亦何好,猗靡相携持。”(其五十五)。

羡门子,诗中写到两次,一次以羡门子的轻举自嗤自己的负累:“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嗷嗷今自嗤”(其十五),另一次羡慕神仙的逍遥。松乔意象写到四次,其中也有一次是对神仙的怀疑:“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其八十)。松子单独出现过一次:“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其三十二)。“西王母”和“青鸟”各出现一次:“非自为我御,逍遥游荒裔。故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其五十八)。

神仙居住的仙界,诗中主要出现了瀛洲、太清、三山、玉山、射山、太华山、天阶等意象,大部分表达了诗人希望升遐游仙的愿望:

三芝延瀛洲,远游可生长(其二十四)
若木耀西海,扶桑翳瀛洲…岂若遗耳目,

升遐去殷忧(其二十八)

有的细致地描绘了仙人的生活:“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覆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宴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渊中,照耀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去高翔。”(其二十三)

但是,也有的诗自伤非神仙一类人,上下求索无法自处:“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愁若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其七十八)。对神仙世界的彻底否定,是其四十一诗:“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摇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已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六 自创人物意象

《咏怀》诗中更富有其个性化特征的意象是诗人自创的两类人物意象。一类是当路子、闲游子、繁华子、工言子、闲都子、路上童、雄杰士、纷纶客、乡曲士、佞邪子、谗夫、倾侧士、夸毗子、蓬户士、缤纷子、明哲士、便娟子等。这类人物意象,大都是诗人不屑一顾的,如“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其十)、“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其五十三)等;或自以为与之非同类而不愿效仿的:“岂效路上童,携手共遨游”(其二十八)、“岂效缤纷子,良马乘轻舆”(其五十九);工言子、佞邪子、谗夫是诗人所畏惧的:“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二十五)、“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其五十六)。这意象是阮籍在描绘世情的险恶时自创的人物意象,最具有其个性。

另一类是途上士、孤行士、上世士、明君子、玄通士等,这类人物意象或是诗人自喻,“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其二十)、“岂有孤行士,乘涕悲故时”(其四十九),或是自谦:“虽非明君子,岂暗桑与榆”(其五十七),或是赞美:“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其四十二)、“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其七十四),或是羡慕:“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慕”(其七十七)。

阮步兵《咏怀》诗中的意象还很多,在此主要选取了六组最富有其个性特征的意象群,其中的许多意象群已形成了其独特的象征系统,如鸟意象、植物意象、道路意象等。这些独特的意象群,形成了嗣宗诗歌独特的风格:含蓄深厚。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篇指出“阮旨遥深”^[7](P62),同书《体性》篇又言:“嗣宗倜傥,故响异而调远”。清人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论到:“阮步兵寄托遥深,譬则泰伯”^[8](P917)。这“遥深”二字表现了嗣宗诗风的两个方面:遥和深。遥,即远。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9](P8),正是言其韵味悠长绵远。深是幽深。厉志《白华山人说诗》:“顾阮公诗如玉温醴醇,意味深厚,探之无穷。”^[10](P2285),即是言其诗意的深厚。

《咏怀》诗的另一诗风是旷放飘逸。钟嵘《诗品》云:“阮旨渊放,归趣难求”^[9](P8),刘熙载《艺概》中说:“嗣宗之诗旷逸”^[11]。放,旷放。逸,飘逸。这一风格主要表现在阮籍意象选取和用典的随意,兴之所至,往往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不着痕迹,这在前面的意象和用典中已有论述。

同时,阮诗在旷放飘逸中又不失浑朴之气。施补华《岷佣说诗》中论阮诗“简质深厚”、“浑朴之气未散”。^[8](P976~977)这种浑朴之气是如何体现的呢?这在于《咏怀》诗中丰富的独特意象群,使诗中蕴涵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在诗中,诗人借助艺术形象抒情,往往只说出情感的类型特征,或隔开一层,只去描摹与诗人某微妙的情感相应的形象,所以诗中的情感既是具象也有抽象。诗中虽有时说出情感的某种特征,如忧思、伤心、哀伤、忧戚、孤独、凄怆、怆恨、辛酸等种种情思,但诗人情感的丰富内蕴始终以其不规定内涵的外在特征融合在意象中,保持着与读者审美的心理距离,从而虚灵化了。尤其是《咏怀》诗中大量意象的隐喻、象征,以及诸多典故的引用,使得诗意迷离恍惚、曲折隐晦,形成了诗歌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历代评价阮诗大都注意到这一点,除刘勰、钟嵘、颜延年等人的论述外,陆时雍也认为“阮籍诗中之情结也,为汗漫语,知其旷怀无尽”^[2](P1414),李希圣以诗论之曰:“感慨无端托兴深,咏怀谁识阮公心?”^[12],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若曹阮及陶,则又寄托情深,不容皮相”^[8](P936)。这虽与阮籍所处之环境有关,嗣宗在主观上为了躲避可能招致的嫌疑而不能率直的抒发自己的感情,但在客观上却使得诗歌蕴涵了广阔的审美空间,从而使得不同的阅读者能从中读出截然不同的内容来。

正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言:“本文的相对不确定性允许本文的实现有一定的选择范围”^[13],《咏怀》诗中的大量意象群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正是一部作品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不确定性与空

白中,蕴含着它的意义与审美潜能。嗣宗《咏怀》诗中的意象群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其诗歌的艺术魅力也正在此。

参考文献:

- [1]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0.
- [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
- [4]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渠晓云.阮籍思想及其与《咏怀》诗的关系[J].山西大学学报,2001,(2).
-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8]王夫之.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9]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85.
- [10]郭少虞.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1]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3.
- [12]郭绍虞,钱仲联.万首论诗绝句[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577.
- [13]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2.

The Analysis of Artistic Charm of Ruan Ji's Images

QU Xiao - yun

(School of Literature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215006, China)

Key words: Ruan Ji;intimation of his sentiment;image

Abstract: The Artistic Charm of Ruan Ji's poem of Intimation of his Sentimen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alogy or the us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The present essay, however, puts forward the exclusivity of the use of image, which is very typical in Ruan's poems. Images in Intimation of his Sentiment have been roughly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images related with the Sun, bird images, plant images, road images, god images and figure images. Thu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accordingly that it is just the use of such images that accounts for the broad aesthetic potential and constitutes the true artistic charm of poems.

(责任编辑 李雪枫)